紅樓復夢/03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七回　薛寶釵喜接家書　柳夫人寄言志感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釵、珍珠梳洗完畢，都到上房來請早安，剛上了台階，聽見背後有人叫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這一程子就不理咱們了。」寶釵、珍珠回過頭一看，原來是妙空、智靜。笑問道：

「師兄們好啊！」妙空答道：「托奶奶、姑娘洪福，師弟們都叫請安。」珍珠笑道：「今日怎麼進城的這樣早？」智靜道：「七月半的年例，來請太太們拈香。今年盂蘭會熱鬧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來瞧燒法船，吃你們的好素面。」妙空道：「這是現成。只要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賜光。」寶釵將他兩人邀進屋去。王夫人也剛收拾完結，正坐在中間大炕上吃丸藥，旁邊站著兩個姑娘伺候。瞧見妙空們進來，王夫人笑道：「一向少見。」妙空、智靜趕著請安問好，又給眾師弟們替太太請了安。寶釵、珍珠請過早安，王夫人吩咐坐下，問道：「你兩個為什麼一早的進城？」妙空答道：「特來請太太七月半到庵裡拈香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年例。我若有空兒，親自來燒香看熱鬧。

若是不得閒，橫豎叫奶奶、姑娘們出來。」妙空道：「今年的法船大，錢糧用的多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替你說了罷。除年例之外，還要多化幾個錢。是這個意思兒不是？」太太們都一齊的好笑。太太、奶奶正在說笑，珠大奶奶上來。眾人站起，大奶奶先給太太請過安，同眾人見了禮。王夫人道：「叫平丫頭上來，一同吃個點心，好出門去。」

丫頭答應，趕忙去請。

周家的進來回太太道：「林之孝要見太太。」王夫人吩咐：「等著我有話說。」寶釵會意，將妙空們邀到自家屋裡去坐。王夫人命珍珠在炕桌上開出單子，說道：「大老爺一萬兩，大太太三千兩，珍大爺三千兩、珍大奶奶二千兩，蓉哥兒二千兩，蓉大奶奶一千兩。」命林之孝進來，吩咐道：「你照著單子都開了銀票，交四姑娘代我送去。再開一張三千兩，一張二千兩，兩張五百兩的，這是我自家帶去給桂親家老爺、太太、姑娘、相公的。這幾項，你就去辦來，我等著就要。再將五十兩一封的包二十封，一百兩的包十封，三十兩的包五十封，二十兩的包一百封，十兩的包一百五十封，四兩的包三百封。你都給我照著單子包好，陸續送進來。上面都要貼紅簽子，將數目寫上。

等著家裡收拾完結，將咱們的當家子合族都請了來，量著貧富輕重我幫他們點子，也見得一本親親之誼。還有那窮親窮眷，同老爺來往的朋友寒士，都要留點別金。」林之孝道：「這是太太的仁厚，培植子孫，就是老公爺們在冥冥之中也是喜歡的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咱們本是忠厚傳家，我也不過是仰體祖宗敦宗睦族之心而已。我今兒到桂親家宅裡去過，從明日起就要動手拾掇起來。」林之孝道：「明日劉大人那裡差人來收點交代，咱們竟是後日內外動手收拾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也罷，竟是後日起趕著收拾。」林之孝答應，接了單子出去。接著，是平兒上來，穿著大服請過安，同珠大奶奶們見過禮，說道：「聽說太太等著上車，誰知還沒有換衣服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接你上來吃了點心同去，誰說等著上車？你且坐會子咱們再走。」不言平兒在太太上房伺候出門。且說妙空們在寶釵屋裡坐下敘了些寒溫說話，寶釵命榮貴擺上點心，同妙空、智靜三人吃著說話。妙空道：「還有一件喜事要來稟知太太。前日咱們家的燒火道人老王，他不是那年跟著淨師叔同五姑娘回南去嗎？到了江南又到蘇州，後來帶他到安徽，還要上武當山去。他因為年老實在行走不動，不肯同去，就辭了淨師叔在大江口的一個什麼廟裡耽擱，做個香火。因當家和尚與他不睦，轉到金陵雞鳴寺耽擱兩年。他說五姑娘還是那個模樣，倒比在家時候還強壯些兒。聽見說還要到揚州去呢。」寶釵歎道：「咱們當日的那班姐妹死了一多半，餘剩下都是半生不死的。只有惜姑娘一人，做了閒雲野鶴，無掛無礙，我們如何及得他的受用呢！」智靜道：「還有一個喜信，說起來真是各人的時運。寶二奶奶今日一准飯都要多吃些兒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有什麼喜事叫我開心？「妙空道：「頭一件是薛姨太太、蝌二爺回在金陵祭祖修墓，有封家書寄來。第二件是寶二奶奶添了兩個親妹子，這不是重重的喜事？」說著，將薛太太家書遞上。寶釵喜從天降，樂不可解，趕忙將書拆開，從頭至尾細看一遍，才知道蝌二哥升了太原知縣，母親同回

金陵祭祖修墓。數年來精神強健，已得了兩個孫子。途中遇著柳太太，承繼寶月、寶書兩個女兒，結了親家，現在回金陵掃墓，秋間隨著蝌兒引見之便，一同進京赴任。所有數年來一切家務情形及想念姐姐、女兒之事，全在書中細寫。寶釵看了半日，欣喜無限，說道：「今日接著這封書，就同見著我媽媽一樣，真是一件快心之事！快些去稟知太太，叫他老人家大樂一回。你兩個千急坐著別動，我還有要緊話同你商量。」說畢，急急轉身出去。

妙空兩人坐等了好大一會兒。寶釵笑嘻嘻進來說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太太今日大樂，說是下書人不可待慢，留著逛兩天再出城去。」妙空笑道：「多謝太太、奶奶的厚意，本該遵命才是。實在要趕辦七月半的道場，還要給師父拜幾天經懺，那裡還有點空兒。等著再來給太太、奶奶們請安罷。」寶釵道：

「太太說，寶月姑娘是咱們家的外甥女兒，叫他改妝，趕著留起頭髮。庵中之事從此交代，不用他沾手。知道你那裡下去事繁熱鬧，他住在那裡倒很不便，不如送到這兒等我媽媽來交代。

不知你們意見如何？」妙空道：「太太見的很是。但是柳太太起身之後，他已改妝蓄髮，不做五台山的和尚了。又得一個長髮的妙方，配了藥早晚梳洗，不到兩個來月，烏雲黑鬢，打扮的美人兒似的。咱們庵中是佛門廣大，燒香拜佛的那裡禁止得住！倒要格外給他照應，實在費事。自從接著姨太太書子，他在佛前遙拜母親、兄嫂。就是那天改了名姓，合庵都稱他是薛姑娘。他因為這兒太太同寶二奶奶未曾瞧見姨太太家書，不敢過來拜認。既是太太這麼說，別說是他願意，就是咱們，亦省了好些心。這真是件美事。」珍珠笑著進來，問道：「有件什麼美事？說給我聽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們有一個絕好的主兒，要給你說親。」珍珠笑道：「起開狗口出象牙。」妙空們笑道：「咱們就說的是這美事，明日送他來拜姨媽、姐姐呢。」智靜道：「咱們再將柳太太的話說幾句兒，也就走罷，別耽擱工夫。」妙空點頭道：「咱們那老王得了姨太太的書子，又回到江口廟裡要他的工錢。誰知這天柳太太的船就灣在廟前。是夜風雨甚大，那些強盜趁著風雨上船行劫，柳太太們合船性命難保，包勇拿著一條水磨鋼鞭，獨自一個站在船頭拒敵強盜，張姑娘一人在船死守。正在危險之時，幸虧汛上的捕盜船四面圍住，被包勇打死幾個，那逃不掉跑不掉的，又被官兵拿住。柳家母子逃過一難，可憐包勇受了一身的傷。次日，柳太太們到廟裡燒香敬神，備的三牲福禮，老王在殿上伺候。大妹妹見他倒是認得的，他不知道張姑娘改了妝，那裡敢認出來呢？柳太太們拜完神，獻牲奠酒放鞭炮，熱鬧了好一會。大妹妹叫他過來，問道：「你不是饅頭庵的老王嗎？你跟了淨師父同惜

姑娘到江南去，怎麼又在這兒？他們兩個現在那裡？』老王見他問的對路，說道：『奶奶怎麼知道我的來路呢？』大妹妹笑道：

『你果然是老王，就該認得我是誰。』老王細細的認了認，說道：『奶奶很像咱們庵裡的妙能姑娘。』大妹妹笑道：『你既認得妙能姑娘，我也就認得你是老王。』柳大兄弟笑道：『他當日是妙能姑娘，於今是妙常姑娘了。』老王不懂這話，問其緣故，大妹妹將璉二哥作媒出嫁，隨著柳太太回廣東的話，對他說知，老王又驚又喜。大妹妹們將老王送上船去，賞他酒飯盤費，對他說，老師父不在了，庵裡是妙空師父當家，香火十分熱鬧。

你不如還去投奔他們罷。老王也將薛姨太太有家書，命他帶回京來的話說了一遍。大妹妹笑道：『薛姨太太的就是我的家書一樣，快別耽擱，你就走罷。咱們開船甚急，不及寫書子，你記著替咱們寄個口信兒，說記念之至。』柳太太道：『你見了妙空師父們，再三給咱們向好道謝。你說我娘兒三個時刻惦著他們，從此以後更要親熱。咱們一到廣東就寄書子。這會兒我心煩意亂的，從那一句寫起？你將咱們昨夜遇盜之事，細細說與妙空師父們知道，請他到賈府去代我娘兒三個道謝。你說，不虧包勇一人，我們早沒了性命。大恩大德，世世難忘。』柳太太說的傷心，娘兒三個對著老王哭了一場，還領著大妹妹們在船頭上望著咱們這裡磕了一會頭，再三的叫老王記著。那位包二爺，也叫給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同璉二爺、璉二奶奶請安。

說：『請太太同璉二爺放心，再下去十來天就到了南安府，度過梅嶺，可以望到家了。底下這幾站都是熱鬧地方，沿途皆有汛地，很不用惦記。你說我跟太太到了廣東再寄稟帖來，請太太、奶奶、四姑娘、璉二爺的安。』據老王說，包勇的身上受的傷也就很重。實在難為他，像這樣的人這會兒那裡找呢？柳太太又將途中遇著薛姨太太承繼女兒結親家的話對他說知，叫他寄語智能，蓄髮改妝，保重身子。娘兒們叮囑了有幾百磨兒。

還說過揚州遇著祝大人的兒子叫做夢玉，又同他們結拜了姐弟，在揚州耽擱了三天。大妹妹對老王說，那祝大爺也同賈府的寶二爺是一個樣兒的脾氣，很有個情分兒。說是同他開船的時候，祝大爺哭的暈了過去，大妹妹親自送過船去叫了半日，包勇催著開船，只得硬著頭皮回到自家船裡。聽他說起來，那個祝大爺就是到鐵檻寺拈香你們遇著那位祝太太的兒子。」妙空正說的高興，珠大奶奶進來笑道：「兩位親家師兄別說寡話，請用點兒粗點心。」妙空笑道：「那一磨兒不在這兒吃飽才走？以後更要沾三位寶姑奶奶

的光，吃不了還要包著走呢。」

寶釵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咱們這些凡人全望諸位佛爺親家度咱們去成佛呢！」珠大奶奶笑道：「仔嗎四丫頭坐的遠遠的？

「珍珠道：「我同慧兒在太太屋裡吃過點心，太太等著林之孝來了就要出門。剛才媽媽那裡差人來謝酒，說是老爺子今兒精神大好，請這裡太太同咱們不用惦記。又是三姨兒那裡差人下貼，請太太同咱們吃午飯。我對太太說，咱們兩個不去，等著太太同嫂子們去罷。」寶釵道：「很好，我也要在家裡收拾。這幾天坐在人家屋裡，覺著怪煩的。」宮裁道：「我上去伺候太太出了門，再來奉陪。」正要出去，見人來請四姑娘說話，叫寶二奶奶留著兩位師兄們逛一天再去。妙空、智靜起身答道：

「我們有事要去，不能耽擱，改日再來給太太請安。」寶釵問道：「太太這會兒就走嗎？」周嫂子道：「同林大爺說話呢，也快就上車。」寶釵聽見，對妙空道：「你兩位坐一坐，我去伺候太太上了車就來。」妙空、智靜道：「二奶奶給咱們謝謝太太，說再來請安罷。」寶釵點頭，同周嫂子忙忙出去。

剛到上房，看見太太站在院子裡說話。寶釵走到面前，王夫人道：「我叫珍珠送東西到大太太那裡去，你瞧瞧這單子。」寶釵接著瞧了瞧，遞給珍珠說道：「太太辦的真是妥當。」王夫人又將送桂府的一個單子也給寶釵瞧了，說道：「三姨兒請咱們吃午飯，大姐姐同四妹妹都不肯去，我想著不去也罷。

他今日算新親家上門，連我都不該去才是。璉二姐姐又不依，我只得同他去走走。」寶釵道：「妙師兄們還要到別處去請太太們呢，沒有空兒，叫謝謝太太。明日送寶月來請安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很好，早些兒來。」一面說著出了垂花門，珠大奶奶同寶釵、珍珠跟著出去伺候上車。平兒同珠大奶奶們告過罪，跟著上車。嫂子、姑娘們跟出大廳趕著上車，一同出了榮府。

珍珠要往寧府去辦事，寶釵道：「去去就來，別叫大姐姐拉在那兒說閒話。」珍珠笑道：「立刻就來。」說著，也就上車，抱琴跨上轅兒，後面跟著兩個家人，也出了府去。

珠大奶奶同寶釵進來，剛到垂花門，遇著妙空們要去。宮裁道：「太太吩咐說，明

日早些兒來。這會兒有了空兒，等著四姑娘回來，咱們好好的收拾點菜兒，吃了飯，慢慢的再去。」

妙空們被兩位奶奶拉住不放，只得就近到綠竹齋去坐。珠大奶奶道：「你們愛吃什麼，倒老實說。」妙空道：「我很想上一磨兒在這裡吃的糟魚片兒湯。」寶釵道：「另做一樣的請智靜師兄。」珠大奶奶點頭，吩咐去辦。寶釵陪著說話，妙空道：

「柳太太們這如今也快到了。可憐他們那裡知道璉二爺出了家去？若是叫他們知道，不知還要怎樣的傷心呢！」智靜只是點頭歎息。妙空想起往事，止不住兩淚交流，十分悲切。智靜笑道：「別傷心的吐血。」妙空擦著眼淚，答應道：「我想起一件別的心事，為什麼犯得上吐血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為一個神仙出眼淚，也出的值。」智靜道：「姑子給和尚出眼淚，真是絕好的一段故事。」三個人正在說笑，見珍珠進來。寶釵道：

「果然來的很快。」珍珠笑道：「這有什麼，三言兩語的就結了。珍大嫂子拉著不叫走，大姐姐又纏著，是我說了一個謊。

我說太太等著上車呢。他娘兒兩個這才撒了手。」寶釵問道：

「他們不說什麼？」珍珠道：「說什麼呢？一個個的很喜歡，謝了又謝，贊了又贊。誰不說好呢？」寶釵點頭道：「本來咱們太太這件事辦的很有道理。」珠大奶奶進來也說：「四姑娘怎麼來的很快？」珍珠將回來快的緣故，對宮裁說知。珠大奶奶道：「我收拾兩樣好菜，請咱們的兩位師兄。」珍珠道：

「晚上是我的東，請他們吃螃蟹罷。」寶釵道：「這頓早飯，還是咱們兩個傻留才留下了，他還肯吃晚飯呢！」珍珠道：「為什麼這樣忙？」妙空道：「盡今兒這一天城裡這些太太們家裡都要走到，為七月半的道場。」珍珠道：「這是正事，倒不要留他。大嫂子趕著叫他們拿飯，別耽擱了工夫。」珠大奶奶吩咐，趕著催飯。丫頭、嫂子們進來端桌子擺飯，姐妹們歡敘一回。

不言妙空們吃飯回去之事。且說王夫人同璉二奶奶到了祝府裡坐談一會，將送桂親家的一個單子給親家大人瞧過。祝尚書同柏夫人十分贊歎，說道：「親家姐姐真不愧為名門大家，不要說是桂三兄弟感激，連我們聽了也是敬服。我今兒有書子回去通知老太太，說桂老三同咱們三兄弟結親家的話，並將親家姐姐幫他的這一層盛德，也叫二兄弟

同二妹妹知道知道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算個什麼，也值得妹夫親家提起！真叫我慚愧。今日是有便發書子，還是專人去呢？」柏夫人說：「咱們總是專差，限八天到家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，我有一封要緊書子，給薛家舍妹的，交這專差帶去真是妥便。這兒的家書上，給我替老太太請安道喜。」柏夫人代為致謝，吩咐收拾早飯。芙蓉答應，自去料理。王夫人同平兒商量，差個媳婦去知會寶二奶奶，「趕忙寫封家書，通知姨太太，咱們已定了起身日子，請姨太太在金陵老等，說我帶寶月回來相會罷。趕著寫起書子，就交到這兒來，另賞這差上四兩銀子」。王夫人剛吩咐完結，只見有人上來回話。不知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